



## 江津往事 寻踪

主办单位：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

## 江津印象写真情

□程华照

江津是片有山有水的沃土，那深厚的历史和奇异的自然风光，是年轻人追梦的地方。

## 希望的田野上，青春飞扬

玫瑰表姐18岁那年，落户江津白沙知青点。很快，一张张照片从那儿寄回来，夏夜的院坝，姨妈盘坐在凉板床上，笑吟吟地拿出来炫耀。只见：玫瑰荷把锄头与农民挥洒田间，白皙的肌肤已褪去底色，满面汗珠闪闪发亮。

不久，姨妈再次拆开信封取出照片，看到：女儿旁边多了一位高大憨厚的男子，女儿抿嘴笑，温情地偎在男子宽敞的胸前……

姨妈揪心发怒道：“一个漂漂亮亮的城市姑娘，找个乡下男人，不可能、绝不可能。”姨妈气呼呼地将照片撕毁，狠狠摔向地面。

我和三姐被姨妈的言行吓住了，借她回家拿蒲扇之际，三姐蹲下身子，将一块块碎片拾起，扯着我飞快离开。

那个年代，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到农村去。我家五姐弟，大姐去了涪陵山区，二姐不具备条件，当时政策是“三留一”，这下轮到我和三姐“二选一”了。三姐说我是家里的独儿，就悄悄递交了申请。

三姐工作的工厂，解放牌汽车打着红色标语，插起彩旗停在厂门口等候，车头装饰板上用庄重纯朴的黑体字写着：“江津——青春做伴！”三姐在掌声中上了车，车厢里聚集着许多佩戴大红花年轻人，他们被这辆车子送至菜园坝火车站后，再乘坐火车到各个知青点。

汽车启动了，我向三姐挥手，想说点什么，话在喉咙打转就是说不出来，只好呆呆地盯着她渐渐远去。“姐姐长大了，去寻找自己的天空！”三姐的话在耳边鸣响。

那个春节，三姐回家，背篋里装满了年货：“江津荷花牌米花糖”“江津椒盐花生”“江津芝麻杆”……我打开封口，得意地跑进街巷，对伙伴们呼喊：“快来吃哟，这些是我三姐刚刚从江津带回的特产！”

## 偷师名家，爱上“纸老虎”

重庆野外没老虎，但室内墙上，处处可见挂着的纸老虎。

老虎是百兽之王、十二生肖之一，寓意勇猛吉祥镇邪……正因诸多原因，老虎独受我爱。我常冒着酷暑严寒跑到市中的美术商场去，那些在梁平竹帘或安徽宣纸上走笔的山水人物、花鸟仕女让我不舍移步。尤其是国画大师阎松父的虎，让我双眼放光。

回家后，我捏住笔，想凭记忆依葫芦画瓢，可脑子空空，怎么也画不出想要的样子，威武的老虎被画成了温柔的小猫。

解放碑附近的留真相馆，不但照相，还将当时的影坛明星照洗出来出售。出入该店，我买些王晓棠、谢芳、秦怡的剧照来临摹。有一次，看到柜台上摆放着阎松父的虎照，我喜出望外，赶紧掏钱买下全套，急匆匆赶回家临摹。

阎松父是国画大师，曾任江津文化馆荣誉馆长、美协理事长、江津政协副主席。其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和海外巡展，有的作品还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贵宾。晚年时，他画的虎在技法上突破瓶颈，被美术界誉为“阎老虎”。

2013年2月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馆藏阎松父作品个展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都泡在里面，在《王平同志教之》下驻足，在《牧牛图》旁沉思……透过这些画，我看到大师一生孜孜地耕耘，对艺术的敬畏，对弟子的培养。

我照着画了几幅，挂在屋子中央。街坊邻居瞧见，哈哈戏谑道：“古时叶公好龙，而今你好虎。小程你跟哪位老师学的，虎虎生威有那个范。”“我照江津阎松父老师来画的。”我指着虎照脱口而出。“送我一幅。”邻居边说边从墙上摘画。“我也要幅挂在家中作装饰。”另一个人也跟着说。就这样，我不停地画，又不停地被邻居拿走。我暗自窃喜：“照着阎老师的画，还是学了点东西。”

## 新鲜菜进城，欢声笑语响起

能吃上带着泥土、沾满露水的蔬菜，是城市人的口福。自从住进北滨路干净整洁的小区，有了绿的颜色、花的芬芳，我的生活变得更精彩。然而，方圆几公里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农贸市场，买菜很不方便。

将小孩送进幼儿园后，我对邻居陈琴咕囔道：“走，我们到外面去买菜。”

陈琴与我家邻里相望，她家有两个小孩，一家四口人靠男人在外打工挣钱。她想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，曾多次找到我合伙，但我们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路子。

一天，突然接到她的电话，叫我到小区大门的公路边等她。她提着蛇皮口袋出现在我面前，嘴角挂满笑意，麻利地解开袋子的封口，从里面掏出带泥巴的萝卜、莴笋、红苕……递到我面前：“土家肥一瓢瓢淋出来的，好吃得很！”

“这些菜从哪儿弄来的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江津老家，父母地里种的，多得很，我随便给你带了点。”

突然，我脑洞大开：“我们就做这个生意！”有了路子，租下门面，陈琴发广告，我建立朋友圈。短短一周，就有200多人进了我们的“买农村菜群”。开业那天，夜色还没有退去，我们就来到了陈琴老家山村公路边，车灯点亮山坳，地里人影晃动，陈琴打手电将手机对准菜地：“群里的哥哥姐姐们，现在是凌晨四点多钟，我在江津老家农村收购点为你直播……”

随后，她又将镜头对准地里砍菜人、塘里挖藕人、树梢摘果子人……清风拂晓，月色落下，山里人将收获的果蔬大挑大挑地往车厢里装，恨不得将整个乡村、连同自己欢声笑语都装进城里。

江津，一页页写真故事、一篇篇抒情华章，足以让我用一生来读懂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会员)

## 山水有形，火锅有情

□陈泰湧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这个“养”，当然不仅仅是说吃，却也离不开吃。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皆与食有关，也就是说每天一睁开眼，就得去找食，为那一口吃的。

没有哪个重庆人会在早上去吃火锅，所以火锅不是睁开眼就要去考量的事，不是重庆人的“命”，但过了十天半个月没有吃火锅，却又心痒难耐，不吃一顿火锅那日子就过得不安生。所以，火锅不是重庆人的生活必需，却是重庆人生活的维生素，重庆人的灵魂中总是飘荡着一丝麻辣鲜香。

文化，不是凭空造出来的，它是有形和无形的融合。重庆火锅文化又有其独特性，是先有了重庆人包容的性格，后来才有麻辣的附着，有了毛肚鸭肠的融入，才有了干油碟、清油碟、芝麻酱碟皆可的随性，有着锅中青菜头和大龙虾相伴、麻花与豆皮相缠的恣意，万物皆可上桌席，万物皆可入锅，形成了地域特征非常鲜明的餐饮习俗、餐饮文化、餐饮产业。

2022年，全国的火锅产业规模突破1万亿元，火锅产业的收入占据餐饮业的近三分之一，而重庆在这个赛道上领跑，以超过3万家火锅店的规模成为了中国当之无愧的“火锅之都”。

应该为滚烫的重庆火锅立传，为热血的重庆火锅人立传，为这个沸腾的时代、为这个山山水水都洋溢着激情的重庆城立传。

一种餐饮，如果胡扯历史，乱扯发源地，那就是扯淡，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远古走来，从用火开始最初的“烧烤”，紧接着就是石锅烹煮，如果非要去寻找火锅源流的历史考证，“煮豆燃萁”是烫素菜，“煮鹤焚琴”是烫荤菜，连用什么作燃料都写得清清楚楚——火锅能成为重庆人的日常，对全国餐饮文化和餐饮市场形成强大影响力的，其实也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。

那是一个阵痛的时代，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潮起潮落方显英雄本色。于是我打开电脑，敲下了长篇小说《小乾坤》的第一行字：“锅中小乾坤，人间大悲欢。”

在20世纪80年代，我目睹工厂旁边的三张桌四口锅的火锅小店如雨后春笋，我和父亲一起去那些作坊小店帮衬过下岗创业的工友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我进入新闻行业，采访了很多第一代重庆火锅的行业翘楚，然后看着他们中的一些人起高楼，又渐渐湮灭在潮流中。后来的

20年，火锅已经成为了重庆的一项重要产业，这里面更是英雄辈出，我一直坐在火锅桌边看花开花落。

火锅在重庆的生根、发芽、开花，经历了近40年的时光，这40年正好是一代人从懵懂的少年逐渐成长，由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再到五十知天命。还是这一代人，有发达有落魄，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甘于平淡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厚厚的一本书，最贵的牛油其厚腻的味道也比不过任何一个小伙计的人生味道。这一代人，火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，谋生是为了生活，他们有爱有恨，有起有落，火锅不是生命中的一切，可有时却又以命相搏。因为他们的生活早就成了那一锅汤，在一直翻滚和沸腾着。

重庆能成为“网红”城市，是因其独特的地形地貌，但如果没重庆人，怎会依山而建这座美丽的城？没钱的时候，用竹竿都能建吊脚楼，时代变迁，有钱有技术了，就建轨道穿楼的奇观，曾经两江四岸是天堑，如今卧虹飞渡江面，重庆已成桥都，两江四岸已成景观。的确，在追随社会发展的脚步时，有一些火锅店倒下了、品牌消失了，但还是有很多的店和人越是艰险越向前，没有悲观，积极应对环境变化，熬过艰难。

长篇小说《小乾坤》没有为某一个成功的火锅老板树碑立传，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出局者嘲讽和哀伤，整部小说就是一个熬的故事，熬火锅、熬人生。

熬，并不是消极“躺平”，而是逆流中奋勇挥臂往前游，只有往前，才不会被时代所淘汰，大到整个民族数千年的拼搏，小到每一家企业，每一个个体的努力，都是在时间的长河中熬出来的，老祖宗早就为我们留存下了胜利者的基因。熬，在这个国际大环境激烈震荡的当下，更有意义。曾有一句朗朗上口的话，“熬得住出众，熬不住出局”。既然我们吼出过“愈炸愈强”，还有比这更难的时刻吗？坐在火锅桌边，这句话可以细品，只要熬过去了，就是重生，就是传奇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